

另類西施：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系列報導之一

前世今生 檳榔命運大不同

本報記者曹銘宗

編按：

吃檳榔不衛生？賣檳榔的另類西施很低俗？當政府和主流社會只會打壓、取締檳榔西施時，文化界卻提出提升檳榔西施的觀念和建議，顯示了台灣的開放和活力。本報文化版即日起推出「另類西施：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」系列報導，從歷史學、人類學、攝影藝術、前衛藝術、公共藝術、戲劇表演、建築空間、女體展覽、女性主義等角度，全面、深入探討台灣的檳榔西施現象。

本報記者曹銘宗

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街頭，看到被用異色眼光看待的檳榔西施，正在販賣被批評有害健康的檳榔時，真教人難以想像歷史所記載的，唐玄奘當年在印度那爛陀寺留學取經時，寺方每天供養他二十顆檳榔。

在一般國人的認知中，吃檳榔會得口腔癌，吐檳榔汁很不衛生，檳榔攤常占用街道馬路，檳榔樹則破壞水土保持。然而，在南亞、東南亞及華南地區，吃檳榔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，檳榔早年還是從貴族到民間用來祭祀、社交、治病的物品。根據人類學家的說法，在過去的印度、印尼，吃檳榔嘴唇變紅被認為有氣色、很好看，長期吃檳榔牙齒變黑被認為顯示與動物牙齒森白的不同，這樣的審美觀，直到西方文化入侵後才受到影響。

根據正在撰寫「檳榔文化史」、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的研究，漢朝把南越（兩廣、越南一帶）納入版圖後，中原人士已開始接觸南越原住民族吃檳榔的風俗，後來中國南方與南洋、印度洋一帶貿易熱絡，外國商人也把檳榔帶進了中國。從三國時代起，南洋、中南半島各國向中國進貢的物品中就有檳榔。隋唐之後，中國人吃檳榔的習慣更進一步擴及各個地區及階層，甚至用來炫耀身分和財富，韓愈、蘇東坡、朱熹等名士也都成了檳榔族。

另一方面，中國最晚在西元二世紀就把檳榔視為藥物，歷代本草書及藥典也記載檳榔的藥性和療效，明李時珍「本草綱目」即說檳榔能「除一切風，一切氣，宣利臟腑」，很多醫家也認為檳榔可以「解瘴氣」。

古今對照，今天台灣主流社會把檳榔一概看成有害健康的食品、低下階層的嗜好，如果檳榔有知，一定很不服氣。

因此，看到行政院在幾年前提出跨部會的「檳榔問題管理方案」，列舉檳榔造成台灣的個人健康、自然生態、公共衛生、社會秩序四大問題，文化界則有不同的觀察，有人並認為應該以非打壓的方式來提升台灣獨特的檳榔文化。

【2003-06-03/聯合報/B6 版/文化】